

欧阳健子的诗

写给小孙女二周岁生日

远在外地的小孙女
几乎每晚与我视频
每次总是把小嘴唇对着视频
送给我一个飞吻
那姿势像只鸟飞过天空
送给我一个突如其来的春天

她总喜欢在手机后面去找爷爷
不足两岁的她以为我就藏在背后
她不知道我在千里之外
正像一只苍老的蜜蜂
吮吸着屏幕上溢出的甜蜜

有时她会学公园里老虎的叫声
学阳台上白鸽展开翅膀的样子
她会拿走自己的小鞋
给可爱的猫咪穿上
她天使般的萌态衬托着我
恍若隔世的幸福

今天她用自己的小嘴吹灭了
两周岁的生日蜡烛
我在千里之外隔屏相望
一个人的夜晚
一点一滴地开始生动起来

雷雨声中的世界读书日

显形的是
一所老宅的天井
木格式窗户和一张八仙书桌
响亮谷雨雷声和一盏古典台灯

隐形的是
一堆经典书籍和优秀文学刊的墨香
一枚自制的银杏叶书签的内涵
一盒藏在葛蒲中间的山水

雨落石阶的滴答声
渐渐消失于读书人的内心
只剩下扇门
和手中的书卷
这很像一个读书人的身世
足以掩盖或彰显一世的功名

读书人正襟危坐于一座书山
打开书本的那一刻
他其实就打开了自己
他在阅读中学会了拯救和宽恕
那里不问荣辱得失
只有 柳暗花明
道阻且长

书中文字的声音
像草原上马蹄踏石
又像森林里呦呦鹿鸣
召唤他在必须时刻
像一只鸟拍打翅膀
去认真啄食那些文字

读书人从春天走进书屋
又从书屋返回春天
读书人渴望响亮的雷声雨点
全部落在所有阅读过的书本里
滋润那些文字里
一层层厚重的泥土

每一种经典之作
都生长出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
支撑读书人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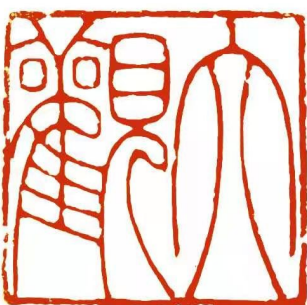
行走在北京胡同

我背着行囊
从杏花烟雨的江南水乡小巷
一下子就走进了北京的胡同

打听每座红门灰墙四合院的
前世今生和过眼烟云
打听王爺 格格 贝勒 将军 仆人
以及门前进出的马车和轿子的去向

现实相同的阳光
打在内容丰富的胡同里
门墩子 石狮子 照壁 回廊 雕花
从元明清里匆匆走过
等待着我的到来

在北京 一条胡同
就可以牵出一个朝代
和一个皇帝的背影
只有那十足的京腔京韵
落在时间的相册里
永不褪色



三峡游

黄 颖

暑期正值电影《长安三万里》上映，影片中，李白划着小舟乘着急流吟诵着“轻舟已过万重山”，表达出自己重获新生的喜悦。

此时，我正乘坐现代游轮由夔门入瞿塘峡，船行江面平静而稳当。前一日傍晚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登船，一路往宜昌行驶。途中遇雨，远处的青山被雨雾遮掩，山色朦胧不甚明了，偶见雨雾从山崖间升腾而起。江面开阔而浑浊，两岸农田人家一路随行。白天船入奉节，江面变得狭窄，山峰渐高，峡谷渐深，江水深绿如玉。一夜雨洗，山色青苍，云挂山头，层层叠叠给山增添了一丝妩媚。

游轮靠岸，欲登白帝城，白帝城是观夔门的最佳地点，三峡之瞿塘峡由夔门始。历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刘禹锡、欧阳修、苏轼等都曾登白帝城游夔门并留下大量诗篇，而“白帝城托孤”的千古佳话更使得游人接踵而来。

站在山的对面看夔门，两岸山峰高

耸雄伟，夔门巍然耸立于三峡入口，“夔门天下雄”果真不是虚言。更远处的山峰耸入云霄，这座山峰很高，那座山峰还要高，一层层你围着我，我围着你……郦道元的《三峡》开篇就盛赞：“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在三峡如果不是正午或半夜，是看不见太阳和月亮的，可见山高峡深。

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短的一段，过了就是巫峡。晚饭时间船过巫峡，两岸高山笔立，像被一把快刀切成的，“壁立千仞”说的就是此景吧。现代作家刘大杰在《巴东三峡》中写道：“这真是一段最奇险的最美丽的山水画。江水的险，险在窄，险在急，险在曲折，险在多滩。”郦道元对三峡江水的险急也有描述：“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一千两百



公園美答師

周文靜 攝

◇书心书影

梦里，花落知多少

——读黄丹丹小说《孤城》

周德梅

“从一场梦里醒来的时候，有许久，是醒不过来的，仿佛还在旧时光里，故人还未故，往事还崭新。”梦境里飘落的花朵仿佛还未落地，但花终是落下了。

小说集《孤城》就像是一场一场的梦境呈现，颠倒而迷乱。人世的繁华倾颓里，总会有至爱至痛的歇斯底里和肝肠寸断，可一旦映入镜中，便成了戏、成了梦，成了空有余韵，成了寂寞荒凉，成了清汪汪的院子里头漾着的月光……作家黄丹丹就是那个手持圆镜的人。

十篇小说，十个故事，作者没有着意去写透每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她只是用文字呈现一个一个的镜像人生，移步换景，切换自如。小说的题材以男女情爱为主，除《孽障》和《云山》是稍稍明显的“大团圆”外，其他几篇都是开放式结尾，作者善于埋线，善于从每一根线上织罗出一段“新花样”，一段花样，就像一座迷

宫，谜底却非常含蓄，有所印证，却又悬而未决。在《云朵的天空》里，那隐藏的秘密昭然欲揭，却又被作者轻轻地隐遁了，在《刺青》和《春秋》的结尾处，她埋了线也未加说明，有强迫症的人大概受不了，怎么设下那样大的伏笔却结束了呢？可人生不就这样吗？处处都是伏笔，一环套着一环，哪里才是真正的结尾和收鞘呢？

每一段始于炽烈的情爱，最终都会成为浸透凉意的人生，《春秋》里，阔别二十一年的师生恋人再相见，并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倾诉衷肠，甚至连当初分开的理由都没有解释，而是各自用尚且坚硬的外壳，遮挡着伤痕累累的疲惫身心。一念成劫，万念成殇，那泡桐树下头戴花环的女学生，是爱情的样子，但生活，总会把爱情变成另一种样子。

“人生就是不停丢失的过程，丢失心爱

之物，丢失心爱之人，丢失青春，丢失记忆，丢失健康，最后把自己弄丢才算了事。”《口红》和《孤城》是一对姐妹篇，同一个故事，作者从男女的角度视野分别做了一场演绎，最后殊途同归。生活太强悍了，哪怕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再让你回到当时当境，你依然不能护爱情以周全。

小说的语言很有味道，富有情味和哲思的句子随处可见，《口红》里：“她恨口红，也离不开口红……涂了口红的叶敏，就像包了头饰的花旦，穿上西装的政客，感觉整个人立刻‘紧了’，成了登台亮相的角儿，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有了定式。”《刺青》里：“女人像画，婚姻是画框子，在婚姻里，女人好歹还有保护自己的框子。离了婚，画框子没了，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毁了这画。”作者很注重细节描写，注重“紧针密线”，那些随手可拾的妙句，像是锦绣纹织里藏着的密匝匝的暗花。

另外，小说中篇幅巨大的内心独白与心理描写让人惊叹，《口红》《孤城》和《刺青》是尤为明显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变幻无穷循环往复的心理活动，将故事层层铺展，次第花开的线索涌现可能会让读者有短暂的迷失，但思想的随意和自由，又会领着读者跳跃着穿过故事的迷宫和“梦境”。

中，我开始惬意地享受这人间美味，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熟悉的味道，先是麻了舌头，尔后浓辣辣味充盈满口，后来连嘴唇都火辣辣地痛，全身大汗淋漓。一大海碗辣椒被我风卷残云吃得连一点儿汤汁都不剩，真过瘾呀，抹着满脸汗水，随手从水缸舀了一瓢水，咕咕咚咚喝了下去，满嘴的辣味顿时冲淡不少，肠胃却突然叽里咕噜乱叫，随着胃里阵阵灼痛，我彻底撑不住了，只好捂着肚子蹒跚着去找做赤脚医生的大伯求救。

父母傍晚晚回来后，看到我的狼狼相，没有责骂，只是餐桌上从此再也难得看到辣椒的影子，而我对辣椒也产生了一种畏惧。直至今现在，我对辣椒还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虽然再无年少时疯狂吃辣椒的壮举，但是炒菜时放点辣椒做配菜还是必不可少的。逢年遇节，烧个剁椒鱼头或做盘虎皮辣椒，依然是我的拿手菜。

经过岁月的洗礼，我的味蕾对辣椒对食物带来的种种快感，早已不再随心所欲，因为我深知，辣到刚刚好，方可尽享舌尖上的美味和人生乐趣。

宋氏祖居

上午去宋氏祖居，为宋庆龄兄弟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居住地。一家姐弟差不多牵扯出一部民国史，也是奇事。

祖居为翻旧之物，并无足观，好在旧年意思还在。屋舍坐落在一处平缓的山坡上，周围绿意成荫，环境极幽静。有风来，树上掉下几枚荔枝，拾起一个，果实拇指大，虽熟透了，入嘴还有些酸。仿佛是民国史，看起来颇诱人，稍稍探究，便看见其中酸楚。即便许多王侯贵族，花落结果，也不过是一盘酸梅掺入陈醋吧。

粉墨妆容后有我们看不见的泪痕，无关贵贱贫富。

祖居外有照片墙，人来人往倒也热闹，无非想寻一段民国旧事。其中有几张照片，真好风华。旧照的风华，让人向往也让人伤感，最是容颜留不住。人生什么能留住呢？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那是后世的不朽，和立德立功立言的人并无干系。到头来，任谁还不是两手空空。

两手不空又如何？古代王侯贵族下葬，怕死者空手而去，双手常常要握一件物什。远古先民以兽牙握在手中。商周时，王侯下葬多握贝壳，当时以贝为钱币。春秋战国时候，还有以璜形玉器，作为玉握的。汉代习俗，则是在长条圆柱上加单线条雕成玉猪，放置死者手中。猪肥壮，以示财富。几百年后，尸骨片渣无存，玉握还在，到底握空。

不独手里有物，嘴里也要有物，放在死者口中压舌用。天子含珠，诸侯含玉，大夫含玃，士以贝，庶以稻。曾侯乙的口中居然有二二十一件小玉兽，有四件玉羊，六件玉牛，三件玉猪、玉鸭、玉鱼，两件玉狗。死后还心存一个六畜兴旺，这是古人的天真烂漫。

玉含以蝉最多。蝉蜕壳成虫前，一直生活在土里，出土后羽化。汉代人常以此来比喻人能重生，特制蝉形玉含，寓意精神不死，期盼肉身再生复活。后世出土玉含无数，再生复活的何曾见过一人。小说中人拿着一条烂石似的东西，在自己的鼻子旁擦了兩擦，接着道：“可惜是‘新坑’，倒也可以买得，至迟是汉。你看，这一点是水银浸……”出土的殉葬的金、玉等物，浸染了水银的斑点，是为水银浸，又叫水银沁。

宋氏为豪门为望族，不到百年光阴，也烟消云散沦为平常。像一件精美的瓷器用力摔向地上，四分五裂，再也拼不拢了。友人说了一句“彩云易散琉璃脆”，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感慨这好物不久。

离开宋氏祖居，去了文城镇张云逸纪念馆。两封家书手稿颇耐人寻味，给儿子的一封信：

你学院春节是否放寒假，如放假，大家都望你回来度假。

今冬你妈妈的病只发一次，不甚重，早已好了，家里各人均好。请勿念。祝你进步。

云逸

一月廿三日

而另一封信结尾说：“你有空就写信给我们好吗？”这句大白话的结尾，多少叮咛，多少关怀，多少期盼，更有人为父斩钉截铁、温情款款的爱，有春色满园的情意。这句话也有好文章的质地，剔透如水晶，其中情绪，让人低回。

傍晚时候，精神疲倦，一头倒下睡了两刻钟，醒来方才心神归位。食得三枚芒果，一口口灼灼其华。

百花岭

阳光大好，走进山道，顷刻遍体清凉，周身仿佛一绿。润湿的绿，仿佛能溢出来，草叶、树叶，一切叶子都透出油油的绿意。仰头看树，高高在空中，直勾勾往上长着，太阳想照下来，也只有趁风吹动树叶露出几道缝隙，才得以洒下几点光影。

远远地，看见了那道瀑布。一湾水婉约如玉带，轻柔柔从高山上流下来，像有不忍之心一般，只是清浅而下，生怕惊扰了花朵朵，婉约得像柳条。植被大好，可惜多不知其名，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是有的。这感觉无非是草木气息，草木有别，气息雷同。

人在草木里，总有倦鸟归巢感。生在乡村，童年时候草木是最亲密的伙伴。孩子心性，在树从草窝石洞出没，沉迷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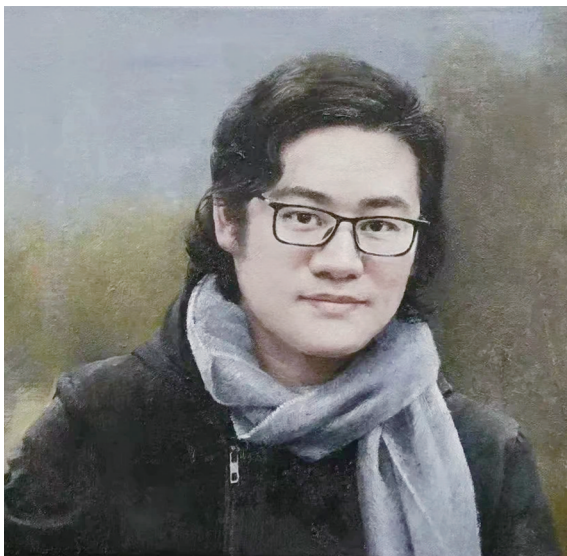
越走越高，沁凉感越来越浓。想起小时候夏天夜晚坐在池塘边乘凉的时光，又想起雨后荷叶滚动的水珠。蝉声嘶力竭乱叫着，一只蝉停在路边的树上，颇肥硕，虎背熊腰，他乡少见也。

山里尽是树，有大树有小树，有高树有矮树，有枯荣老去的树也有欣欣向荣的树，还有千年以上的古树。有些树交缠太紧，风吹过，喋喋作响，像怪鸟长鸣，令人咄咄称奇。有些树极其威严，独木成林，亭亭如殿，人见了只能仰视，真觉得这就是树神，凝住了千百年的时间。而更多的树，是纤细的，年轻的，腰身挺拔地努力生长。也有或仄或卧的树，悄无声息地阴郁着惆怅着。

太阳渐渐向西斜，山里暮色四起。但我并不像往常那样感觉到太多的阴气，或许是那些藤条如龙的缘故，龙为至阳之物。有满山的龙守着这百花岭，外道不入，诸邪莫侵。

上了一趟百花岭，在山道上走着，在溪水边走着，在树林里走着，走着走着，恍惚变成了一棵树，是一棵罗汉松。少年时候，每日都要路过一棵罗汉松，松针结实，松枝结实。那天在海边，人说对岸就是南山，想起做孩子时候见过的对联：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